

从三个平面看《齐民要术》“形容词+动词”结构的特征

谢 卫 菊*

〈目 次〉

- | | |
|----------------|---------------|
| I. 绪论 | IV. 形动结构的语用特征 |
| II. 形动结构的句法特征 | V. 结论 |
| III. 形动结构的语义特征 | |

I. 绪论

中古汉语¹⁾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历史分期的一个新时期,语法上具有能区别于其它时期的显著特征,但由于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起步较晚,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很不足。因此,为了更深刻地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特点有必要从创作体裁、语言时代特色等方面来拓展语料范围,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齐民要术》作为中古汉语初期的代表文献,其口语特色相当高,通过对该文献中的语法现象的整理和分析有助于掌握该时期的语言发展面貌²⁾。其

* 庆北大学 中文系 讲师

- 1) 根据所用的标准或者角度不同,学者们对汉语发展史分期的观点也不同。本文参考王力(1980)在《汉语史稿》中提到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一分类标准和相关用语。而且本文研究的《齐民要术》便是中古汉语初期口语特征非常强的代表著作。本文所选的《齐民要术》版本是由石声汉译著,石定栋、谭光万补注,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该版本来自对全部原文做了校勘整理后完成的《齐民要术今释》,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 2) 先行学者对中古汉语初期著作《齐民要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齐民要术》使成式的研究(日本学古屋弘昭)、“已”、“竟”、“讫”、“毕”的研究(蒋绍愚),副词研究(尹兰兰),量词研究(李小平),词汇史研究(程志兵)等等。这些研究体现了《齐民

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形容词+动词”型AV组合³⁾，如：熟煮、细切、早种、洗净…等类似的用例。而引发我们思考的动因便是这些形动结构与现代汉语中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修饰限制其后动词的状中结构之间，以及同一时期中与之共存的连谓结构V₁V₂⁴⁾之间，无论形式上还是语义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在详细了解这些相似性和关联性得以存在的条件之前，有必要先做好基础统计工作。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整理和归纳《齐民要术》中出现的所有“形容词+动词”组合结构，然后围绕这些用例分析该组合形式的句法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做好基础统计和基础分析工作，为之后有关形动结构和连谓结构历史发展关系的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⁵⁾。

II. 形动结构的句法特征

《齐民要术》作为一部农学著作，农业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

要术》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价值。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主题还未完全体现出《齐民要术》的语法价值。

- 3) 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存在于中古汉语《齐民要术》中的“形容词+动词”结构，以下可简称为“形动组合”。同时，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用AV来表示这些形动组合结构，其中，A表示结构中形容词位置上的内容，V表示结构中动词位置上的内容。在确定A和V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前，无法断定形动结构中A和V之间一定时“状语-中心语”式句法关系。
- 4) 本文提到的“现代汉语状中结构”是指“形容词+动词”型状中结构，即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修饰限制其后动词的结构。例如“早睡、早起、深思、深交……”等等。本文提到的“中古汉语连谓结构”是指由具有“行为-结果”语义关系的两个并列动作V₁和V₂所形成的结构。例如《齐民要术》中的“磨细、种早、摩平、煮熟……”等等。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不涉及有关补语具体产生时代、划分标准等问题。但本文坚持一个成熟的补语结构至少应体现出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上的成熟性特征。
- 5) 由于篇幅有限，基础工作和后续研究有必要分期操作。相关后续研究即指透过中古汉语时期“形容词+动词”组合结构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存在特征看该时期形动结构与连谓结构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存在关系，以及其与现代汉语状中结构之间的历史发展演变关系。

了书中记载的文字具有较强的动作性和多样的搭配性，这也是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口语在句法上的体现。“形容词+动词”结构作为《齐民要术》中的代表性结构之一，它具有能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的句法特征。

1. 形动结构的句法模式

首先，《齐民要术》中共出现了140例“形容词+动词”结构⁶⁾，以形容词位置上的A为标准将用例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形动结构用例表

形动结构AV	用 例									
净+V	净洗 净浙	净淘 净扫	净治 净削	净簸 净汰	净扬	净剥	净拭	净焯	净揩	净去
熟+V	熟耨 熟澡	熟挠 熟槌	熟耕 熟春	熟锄 熟拭	熟捣 熟炊	熟煮	熟蒸	熟研	熟踏	熟汰
早+V	早熟	早刈	早种	早死	早烂	早收	早栽	早成	早放	早较
细+V	细筛	细铨	细磨	细削	细切	细擘	细斫	细琢	细择	细筛
久+V	久居	久停	久走	久步	久立	久留	久坐	久渍		
密+V	密泥	密盖	密封	密覆						
晚+V	晚耩	晚种	晚刈	晚出	晚熟	晚收				
深+V	深耕	深锄	深掘	深剪						
薄+V	薄摊	薄揅	薄作	薄切						
平+V	平摩	平量	平概							
速+V	速耕	速干	速熟							
厚+V	厚埋	厚覆	厚蔽							
燥+V	燥爆	燥蒸	燥晒							
痛+V	痛抨	痛搅	痛授							
烂+V	烂煮	烂蒸								

6) 《齐民要术》中形动结构的用例统计结果为145例，统计过程中相同用例不重复统计，对文献原文译注者石声汉(2015)强调的不完整或不肯定的内容也不做统计。

形动结构AV	用 例
高+V	高悬 高留
概+V	概种 概栽
疾+V	疾走 疾搅
尽+V	尽出 尽治
急+V	急卷 急行
热+V	热烧 热蒸
软+V	软炊 软洩
干+V	干曝 干蒸
均+V	均分 均烧
其它	弭缚 好接 清澄 远行 足食 满盛 弱炊 强打 精择 饱食 粗铨 坚塞 缓缚 遍照

从句法结构上看，表一AV结构中，A句法位置在前，由形容词充当，而且都是单音节形容词，用例较多的是“净、熟、早、细、多……”等等；V的句法位置在后，由动词充当，同样以单音节动词为主，这些动词表达的内容多样，动作性很强，A和V共同组成了AV结构。而且根据表达的需要AV结构后还可以带上受事宾语。例如：

- 1) 明日，汲水净洗，出，别器中，以盐酢浸之，香美不苦。
- 2) 取落葵子熟蒸，生布绞汁，和粉，日曝令干。
- 3) 夜煮细糠汤，净洗面，拭干，以药涂之。

例1)中的“净洗”、例2)中的“熟蒸”和例3)中的“净洗面”都是“形容词+动词”结构。例1)中“净”是形容词，句法位置在前，“洗”是动词，句法位置在后，“净”和“洗”之间形成了形动结构“净洗”。“净”作为形容词进入形动结构的形容词位置的用例最多，除了“净洗”外，还有“净淘、净治、净簸、净扬、净剥、净拭、净焯、净揩、净去、净浙、净扫、净削、净泔”等等，这体现了形容词“净”与动词的搭配能力相当强，灵活多变，表义丰富。例2)中“熟”是形容

词,在前,“蒸”是动词,在后,“熟”和“蒸”之间形成了形动结构“熟蒸”。不仅形容词可以自由地与不同的动词搭配,而且同一个动词也可以和不同的形容词组合,例如“干蒸、热蒸、熟蒸、燥蒸、烂蒸”等等,这也体现了形动结构中动词对与之搭配的形容词的选择比较灵活。例3)是由形容词“净”和动词“洗”组成的形动组合,该组合后面带上了受事宾语“面”。从相关统计内容可以看出,形动组合带宾语的用例相当多,而且以带受事宾语的用例为主,比如“净淘种子”、“尽治之”、“平量五谷”等等。

从句法结构的疏密关系来看,石毓智、李讷(2001:62)指出“连动结构中的V₁和V₂之间可以经常见到插入连词等成分,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很疏松”,那考虑到形动结构与连谓结构的时代共存性和语义关联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应该适合形动结构。但我们在《齐民要术》中并未发现十分明显的带插入成分的形动结构,虽然如此,我们在此不能轻易认定该时期的形动结构已经发展成了成熟的句法结构,因为,针对《齐民要术》中的形动结构是否是成熟的、稳定的句法结构不仅要看句法,还要看语义和语用。

其次,《齐民要术》中也出现了两个句法地位平等的形容词共同进入形动结构形容词位置的用例,以及两个并列的动词共同进入形动结构动词位置的用例,这些用例的数量相较于由单音节的形容词和单音节的动词所组成的AV结构来说较少,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A₁A₂V型和AV₁V₂型形动结构用例表

形动结构	用 例					
A ₁ A ₂ V	深细耕	痛熟研	齐净洗	深细除	深细锄	净疏洗
AV ₁ V ₂	净扬簸	净簸择	密封闭	密封闭		

句法上,A₁A₂V结构由两个形容词和一个动词共同组成,这两个形容词不能看作是一个双音节形容词⁷⁾,它们与其后动词的搭配上是地位平等的。

7) 参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古代汉语词典》可知,A₁A₂V型形动结构中的A₁“深、痛、齐、净”和A₂“细、熟、净、疏”等在中古汉语初期都是作为单音节形容

AV₁V₂结构由一个形容词和两个动词共同组成，这两个动词词义比较接近，且与前面的形容词在搭配上也是平等的。例如：

- 4) 即深细耕。不细不深，则失草矣。
 5) 净扬簸，大釜煮之，申舒如饲牛豆，掐软便止，伤熟则致烂。

例4)中的“深细耕”是A₁A₂V型形动结构，形容词A₁“深”和形容词A₂“细”在句法上是并列的，二者都可以与V“耕”搭配，形成两个形动结构“深耕”和“细耕”。例5)中的“净扬簸”是AV₁V₂型形动结构，动词V₁“扬”和动词V₂“簸”在句法上是平等的，二者都可以与前面的形容词“净”搭配，形成“净扬”和“净簸”两个并列的形动结构。

两个并列的形容词或者两个地位平等的动词同时进入形动结构分别与另一组成成分实现句法、语义搭配的这一事实体现了形动结构搭配上的任意性和不严密性。但该类结构的出现也为双音节形容词或双音节动词逐渐进入形动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句法条件。

最后，《齐民要术》中除了有AV型、A₁A₂V型、AV₁V₂型形动结构以外，还出现了许多与AV结构有关，而且句法上和AV₁V₂结构类似的形动结构。整理如下表三：

〈表 三〉形动结构与数量结构、动词、形容词等的搭配用例表

形动结构	用 例
数量结构+AV	三遍熟耕 三遍细耕 三遍净洗
AV+数量结构	深细锄~一遍 净淘三十许遍 熟耕数遍 细筛数十遍
AV+动词	净振去 细磨作 弱炊为~ 净洗了 净洗讫 净淘讫 深耕讫
AV+形容词	痛拍整齐

词普遍使用的。

从表三可以看出：形动结构可以和数量结构搭配，句法上，数量结构既可以出现在形动结构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形动结构之后⁸⁾。例如：

- 6) 胡荻宜黑软青沙良地，三遍熟耕。
- 7) 米必细舂，净淘三十许遍；若淘米不净，则酒色重浊。
- 8) 直深细锄地一遍，劳令平。

例6)形动结构“熟耕”与数量结构“三遍”组合，形成“三遍熟耕”，表示“细细地耕三遍”。例7)形动结构“净淘”与数量结构“三十许遍”组合，形成“净淘三十许遍”，表示“淘三十许遍，淘的次数要多”。例8)形动结构和数量结构之间还介入了宾语“地”。不管是位于形动结构之前的数量结构“三遍”，还是位于其后的“三十许遍”，甚至是位于带宾形动结构之后的“一遍”，其语法功能都是补充说明动词“耕”、“淘”所发生的次数。从形动结构与表补充说明的数量结构的句法搭配关系来看，该时期的形动结构还不是稳定的句法结构，其语法功能还未定型。

形动结构AV之后除了可以带数量结构以外，还可以带上别的形容词或者别的动词来对前面的动词做出补充和说明，而通过这一新的组合方式所形成的复合结构可以反过来分析为相互关联的一个形动结构和一个连谓结构⁹⁾，分析前后，各结构的结构重心不会发生改变。例如：

-
- 8) 现代汉语中，状语修饰限制动词时应位于形容词之前，形容词或其它成分对动词进行补充说明时应位于动词之后。数量结构在补充说明动作发生的次数时，应以补语的形式出现在动词之后。
 - 9) 据谢卫菊(2007)的相关研究可知，《齐民要术》中出现了大量连谓结构 V_1V_2 ，其中， V_1 在前，交代行为， V_2 在后，补充说明由 V_1 所引起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行为-结果”语义关系。当这些连谓结构 V_1V_2 和本文所研究的形动结构AV相融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达结构。那么相应地，该融合性结构可以反过来分割为一个形动结构和一个连谓结构。但该处的融合结构与前文中的“ AV_1V_2 ”结构在来源上是有区别的。由于篇幅有限，形动结构AV和连谓结构 V_1V_2 的融合结构中A、 V_1 、 V_2 各自语法地位、语义关系的相关内容将是后续研究的主题。

9) 少时揀出，净振去滓，晒极干。

10) 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

例9)“净振去滓”是由形动结构“净振”后面带上了能补充说明动词“振”的结果的“去”后形成的，又或者是由连谓结构“振去”与形容词“净”结合后形成的。该复合结构可以分析为一个形动结构“净振”和一个连谓结构“振去”，两个关联结构的结构重心都是动词“振”。虽然《齐民要术》中出现的这类结构不多，但如果仅从句法结构上看，这类结构似乎初步具备了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状-中-补”表达模式。例10)形动结构“痛拍”后面带上了形容词“整齐”，动词“拍”和形容词“整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行为-结果”语义关系，这与AV₁V₂中V₁和V₂之间平等的并列关系或者同义关系完全不同。

可以看出，“形容词+动词”结构作为《齐民要术》中的代表性结构具有自身独特的句法特征，行动结构中以单音节的形容词和单音节的动词组合为主，该结构除了前后都可能与数量结构搭配以外，还可能带上起补充说明作用的动词或者形容词¹⁰⁾，从而与共存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连谓结构产生关联。而且这些句法上的特征都形象地表明了该时期的形动组合结构是不稳定的。

2. 形动结构的句法功能

《齐民要术》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搭配灵活多变，这些多样的形动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句子发挥着不同的句法功能，它们可以出现在单句中作主语、述语、定语等不同的句子成分。例如：

11) 细切葱白，豉汁炒之，香。微下水。烂煮为佳。

12) 以此时栽种者，叶皆即生；早栽者，叶晚出。

10) 《齐民要术》是中古汉语初期的代表作，该时期有关述补结构是否已经完成语法化的问题还未找到统一的答案，所以，针对这种语义上起补充说明作用，句法上，位于动词之后的这种结构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认为是动词与补语的关系。

13) 早收者涩, 不任食之也。

例11)“烂煮为佳”中, 形动结构“烂煮”作主语, 是后文集中表述的中心。
例12)“早栽者, 叶晚出”中, 形动结构“晚出”作谓语, 集中描述主语“叶”。
例13)“早收者涩”中, 形动结构“早收”受“者”的语法功能的影响, 作定语, 意为“收得早的那些椽枣”。

形动结构也可以出现在具有各种不同语义关系的复句中, 其用例也十分丰富。例如:

- 14) 豫章郡人晚种越瓜, 所以味亦异。
15) 性不耐寒; 早铍, 寒, 则冻死。
16) 早刈, 米青而不坚; 晚刈, 零落而损收。

例14)、例15)和例16)都是含有形动结构的复句。例14)是因果关系的复句, 形动结构“晚种”作为前一分句“豫章郡人晚种越瓜”的中心成分, 交代导致后一分句“味亦异”出现的原因。例15)是假设关系的复句, 形动结构“早铍”是前一小句的主干成分, 其假设的结果是后一分句的“寒, 则冻死”。例16)包含了两个假设关系的复句, 而且前后两个复句“早刈, 米青而不坚”和“晚刈, 零落而损收”中的形动结构“早刈”和“晚刈”都是以一个分句的形式出现的。

可以看出, 形动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既可以单独成句, 也可以灵活地进入单句担任主语、定语、谓语等句子成分, 还可以进入复句, 尤其是条件关系、假设关系的复句中担任主干成分。通过后文语义部分的分析可知, 也正是这些条件、假设语义关系的复句为一部分形动结构的自由进入提供了合适的语义关系和句法位置。

总之, 《齐民要术》中出现的所有形动结构不仅内部搭配自由, 而且句法功能上也灵活多样, 特别是进入关系句式后大都体现为不受时间概念的限制。形动结构前后追加起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作用的数量组合、动词、形容词等事实体现了形动结构与同时期连谓结构之间的时代性发展关系。

III. 形动结构的语义特征

本文统计的《齐民要术》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都是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¹¹⁾，这些形容词可以与不同的动词灵活搭配¹²⁾。虽然句法上形动结构都是“形容词+动词”式组合形式，但语义上它并不具有表义单一性，因为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并不只是“状语+中心语”这一修饰和被修饰的语义关系。

1. 形容词的语义指向

虽然本文考察的《齐民要术》中的形动结构都是“形容词+动词”型组合，但形容词语义上不一定都指向与之搭配的动词。例如：

- 17) 恣意饱食，亦不厌，乃胜奥肉。
- 18) 治驴漏蹄方：凿厚砖石，令容驴蹄，深二寸许。热烧砖，令热赤。
- 19) 其匕匙，如挽棹法，连疾搅之，不得暂停；停则生熟不均。
- 20) 以热汤数斗著瓮中，涤荡疏洗之，写却，满盛冷水。

例17)形动结构“饱食”中，形容词“饱”语义指向动作“食”的施事“吃肉的人”，表示“吃肉的人可以尽量吃饱”。例18)形动结构“热烧砖”中，形容词“热”语义指向动作“烧”的受事“砖”，表示“把砖烧热，使砖变热”。例19)形动结构“疾搅之”中，形容词“疾”语义指向动作“搅”，表示“搅这个动作很快，即快速

11) 朱德熙(2009:73)指出在语法功能上，性质形容词作修饰语远不如状态形容词自由，无论是定语或状语都是如此。虽然此处《齐民要术》中的这些形动组合体现出的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的自由性，但这一自由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将随着形动结构句法格式的稳定、语义关系的单一化发展而逐渐被打破。

12) 李杰(2012:67)在分析“形+动”状中结构的句法特征时将单音节形容词修饰动词性成分的例子排除在外，并认为单音节形容词修饰动词所形成的结构有时属于词法层面，容易与短语或句子层面混淆不清。但本文所研究的形结构并不会涉及到类似的问题，因为该时期汉语双音化趋势只处于开始阶段，所以《齐民要术》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组合仍属于句法层面上的组合结构。

地搅动”。例20)形动结构“满盛冷水”中，形容词“满”语义指向动作“盛”开始后共同参与整个事件的与事“瓮”，表示“把瓮装满水，使瓮变满”。

可以看出，虽然都是“形容词+动词”组合形式，但由于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不同进入形动结构后所实现的语义指向也不同，既可以指向动作本身，也可以指向动作的施事、受事或者参与整个事件的与事等等。

2. 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现代汉语中修饰限制动词的形容词位于动词之前，组合上是“形容词+动词”结构，句法上是“状-中”语义关系；补充说明动词结果的形容词位于动词之后，组合上是“动词+形容词”结构，句法上是“中-补”语义关系。但反观《齐民要术》中的“形容词+动词”结构可以发现，这些形容词和动词之间并不一定都像现代汉语那样单纯地表达修饰和被修饰的“状-中”语义关系。《齐民要术》形动结构中形容词和动词各自的语义特征的不同，所参与句式内涵的背景语义关系不同，甚至会话语境所提供的时间特征都表明了形动结构可以表达“修饰限制-动作行为”和“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这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

第一，“修饰限制-动作行为”关系

与现代汉语中形容词进入状位修饰限制其后动词的“状-中”结构类似，本文所考察的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也可以在状语位置对其后动词做出修饰和限制，指明该动作以何种方式、何种状态发生等等。例如：

- 21) 用春种乌豆。于大甑中燥蒸之。
- 22) 槐子熟时，多收，擘取；数曝，勿令虫生。

例21)、例22)是含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构成了“状语-中心语”句法关系。例21)形动结构“燥蒸之”中，形容词“燥”进入状语位置对其后动词“蒸”发生时的方式进行了限

制，根据上下文可知，该句表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蒸装在大瓮中的乌豆”，而不表示“把乌豆蒸干”。例22)形动结构“多收”中，形容词“多”对其后动词“收”发生时某种预期目的做出说明或提出建议，表示“尽量多多地收存”¹³⁾。

具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在意识层面上实现的时间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例如：

23) 以净竹箸不膩者，良久痛搅；蓋(同盖)冒。

24) 取好烂粪，和土厚覆之，令厚尺余。

例23)和例24)是含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的用例，例23)形动结构“痛搅之”中，形容词“痛”表示“为达到某种结果，使劲地，用尽全身力气做”，交代动作“搅”发生时所需要的用力程度。那起修饰限制作用的状语“痛”在前，要集中修饰的中心动作“搅”在后，二者在事件过程中的实现时间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因此，从时间顺序来看，在意识空间中交代状态、方式的形容词作为修饰限制条件出现，应先于动作实现具体化，这一意识层面的先后体现在句法上就形成形容词在前，动词在后的“修饰限制-动作行为”式状中表达式。同样，例24)形动结构“厚覆之”中，形容词“厚”对动词“覆”的预期状态做出修饰限制，二者的实现过程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形动结构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具有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的“修饰限制-动作行为”式语义关系，形容词对动词做出修饰和限制，交代动词发生时的方式或状态等等。而且具有该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语义、句法结构日益成熟，最终发展为现代汉语中的“状-中”结构。

第二，“补充说明-动作行为”关系

与现代汉语中起补充说明作用的补语跟在动词之后的“述-补”结构不同，

13) 《齐民要术》是作者留给子孙的参考书，在叙述上常采用直接说明目的、提出建议的方法，尤其明显的表建议、忠告语气的助动词和形动结构的连用，比如“不宜急卷”、“不能久走”。而且这类表达方式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多吃!”、“多穿点儿。”。

本文所考察的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是在状语的位置上对其后动词的结果做出补充说明的, 该类形动结构并未遵循汉语时间顺序原则。例如:

25) 先燥晒。欲种时, 布子于坚地, 一升子与一掬湿土和之.....。

26) 以热汤浸菜, 令柔软; 解辨、择、治、净洗。沸汤炸, 即出。

例25)和例26)是含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例25)的形动结构“燥晒”表示“在太阳下晒干, 要晒得特别干”, 句法上, 形容词“燥”位于动词“晒”之前, 语义上, “燥”补充说明动词“晒”的结果, 二者之间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同样, 例26)形动结构“净洗”中, 形容词“净”对动作“洗”的结果做出补充说明, 二者之间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而且例26)的“解辨、择、治、净洗”中连续出现了具有先后顺序的四个动词, 这一排列方式重在强调动作发生的连贯性, 而不在于强调动作发生时所需的某种状态或方式, 据此可以判断, “净洗”中的“净”并不在于限制“洗”这一动作实现时必须“干净地”进行, 而是强调“洗”这一动作的结果达到“干净”后马上接着进入下一个动作。可以看出, 例25)和例26)形动结构所体现出的结果在前、行为在后的表达方式都未遵循汉语时间顺序原则。

而且, 通过形动结构与数量结构的组合现象也能说明形动结构并不都是遵循时间顺序原则的。例如:

27) 汤暖, 以蒿三遍净洗, 抒却。

28) 米必细筛数十遍, 净淘, 炊为饭, 摊去热气。

例27)和例28)都是形动结构与数量结构的搭配用例。根据现代汉语语法规则来看, 表示动作发生次数的数量结构其句法位置应在动作之后, 语义上, 对该动作做出一定的补充和说明。而例27)中, 语法作用在于补充说明动作“洗”所发生的次数的数量结构“三遍”出现在了该动作之前, 同样, 表补充说明动作“洗”的结果的形容词“净”也出现在该动作之前。再看例28)中补充说明

动作“帥”所发生的次数的数量结构“数十遍”出现在了该动作之后，而且起补充说明动作“帥”的结果的形容词“细”也出现在了该动作之前。可见，《齐民要术》中与时间顺序逆向发展的语法现象是极常见的，即对某个中心动作进行补充说明的形容词既可以出现在该动作之前，也可以出现在该动作之后，这些句法位置的任意性表明了该时期的形动结构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句法结构。

同时，《齐民要术》中还出现了许多在时间顺序原则上可以与形动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 V_1V_2 型连谓结构¹⁴⁾，现将这些对比用例整理如下表四：

〈表 四〉形动结构与连谓结构的对比用例表

形动结构	连谓结构
多锄	锄多
深耕	耕欲深
平摩	摩平
熟耕	耕熟 耕调熟 耕令熟
熟捣	捣熟 捣令熟 捣使熟
熟煮	煮热 煮令热 煮令极热 煮极热 煮令半熟 煮使熟
熟蒸	蒸熟 蒸令极熟 蒸令小熟
熟研	研熟 研令熟 研令极熟
速干	干速
速熟	熟速
晚刈	刈晚
早刈	刈早
早种	种早
早栽	栽早
多食	食多

14) 《齐民要术》中出现的 V_1V_2 型连谓结构包括本身不能带宾语的 V_1V_2 型结构，以及省略了宾语O的 V_1V_2O 型结构、 V_1OV_2 型结构以及 $V_1O_1V_2O_2$ 型连谓结构。此处的目的仅在于比较外形结构有关联性的 V_1V_2 连谓结构和AV形动结构，所以不考虑宾语的有无，仅看 V_1V_2 连谓结构本身。

形动结构	连谓结构		
久停	停久		
清澈	澄清		
细磨	磨欲细		
细切	切细		
细擘	擘令细		
净淘	淘须极净	淘欲极净	
净洗	洗净	洗令净	洗令极净
净治	治令净	治难净	
净削	削刮令净		
净揩	揩令净	揩令极白净	
燥爆	爆小燥		
燥晒	晒燥		

形动结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不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的“补充说明-动作行为”(即“结果—行为”)式语义结构与连谓结构的 V_1 和 V_2 之间的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的“行为-结果”语义关系完全对立,但它们可能表达同一个完整的事件。例如:

- 29) A: 用时更洗净, 日曝令干。
 B: 凡漆器, 过客之后, 皆须以水洗净, 置床箔上, 于日中半日许曝之使干…。
- 30) A: 蒸熟, 擘奠。糝在下, 肉在上。
 B: 拣取均者, 熟蒸, 曝干。

例29)A连谓结构“洗净”和例29)B形动结构“净洗”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上表达了相同的语义, 即“洗干净”, 但在时间顺序原则上二者是有差异的。例29)A连谓结构“洗净”中, 动词“洗”和形容词“净”是句法地位平等的两个并列成分(前提是连谓结构 V_1V_2 中的 V_2 还未完成语法化)。形容词“净”在语义上, 起补充说明动作“洗”所带来的某种结果或新的状态。动作“洗”和形容词“净”之

间遵循了汉语“行为在前、结果在后”的时间顺序原则。例29)B形容词“净”的语法功能是对动词“洗”的结果做出补充和说明, 但该形容词“净”和动词“洗”之间的“补充说明—行为动作”语义关系不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同样, 例30)A连谓结构“蒸熟”和例30)B形动结构“熟蒸”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上表达了相同的语义, 即“用‘蒸’这一烹饪方法使它变成熟的”。例30)A交代动作的“蒸”和补充说明结果的“熟”之间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 但例30)B形动结构“熟蒸”中, 补充说明结果的形容词“熟”和交代行为的动词“蒸”之间的“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不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

可以看出, 具有“行为—结果”语义关系的连谓结构和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一样, 都阐述了某个行为, 以及该行为所引起的某种结果或新的状态, 但两种结构所体现出的时间顺序不同。最终, 不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的结构将在时间原则的强制下, 逐渐归入到句法稳定、表义单一的述补结构¹⁵⁾中。

总之, 形动结构中不同的形容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不同, 进入句法结构后实现的语义指向也不同。而且形动结构内部组成成分的语义特征不同, 形动结构最终表达的语义结构也不同。从时间顺序的角度看, 《齐民要术》中共现的“行为—结果”语义关系的连谓结构、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以及具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正好是中古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

IV. 形动结构的语用特征

虽然《齐民要术》中的形动结构无论句法还是语义都不如现代汉语中的

15) 根据谢卫菊(2007)的相关观点可知, 因为该时期的连谓结构与形动结构一样, 都属于发展变化中的句法结构, 所以不能断定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一定发展为具有“行为—结果”语义关系的连谓结构, 但可以断定的是连谓结构和形动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成熟稳定的述补结构。

“状-中”结构和“中-补”结构那么稳定、成熟，但它作为《齐民要术》中的一大代表性结构，具有能体现自身存在价值的语用功能。

1. “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型语用结构¹⁶⁾

不管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是“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还是“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一旦该语义关系通过一定的句法格式进入实际语境后就相应地产生了“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式语用结构。例如：

31) 六七日许，当大烂。以酒淹，痛抨之，令如粥状。

32) 凡醋梨，易水熟煮，则甜美而不损人也。

例31)是含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例32)是含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例31)形动结构“痛抨之”作为一个动核结构，动词“抨”是该结构的结构重心，句法上连接相关成分状语“痛”、宾语“之”，形容词“痛”在前，修饰限制其后的中心词“抨”，语义上重在强调动词“抨”发生时的状态、方式等等，是该结构的表达重心。所以，形动结构“痛抨之”中，形容词“痛”和动词“抨”之间形成了“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型语用结构。例32)形动结构“熟煮”中，动词“煮”是形容词“熟”要集中修饰、表述的中心，“煮”重在组合内部结构，“熟”重在阐述“煮”带来的结果或新的状态，所以，形容词“熟”和动词“煮”之间形成了“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型语用结构。

可以看出，形动结构中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影响二者在实

16) 范晓(1998:25)指出“表达重心跟结构中心有区别：结构重心属于句法平面，是固定的，如定心结构和状心结构的结构中心在中心语上，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的结构中心都在动词上。表达重心则属于语用平面，一个句法结构在具体句子里哪个句法成分属表达重心决定于句子的表达意图”。同时，范晓(1998:10)指出“在偏正结构中，表达重心不等于结构中心(结构的核心成分)，它有时在结构中心上，但往往在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分上。……。焦点是评论中的重点。表达重心、焦点跟语句重音有密切关系，往往通过语句重音显现出来”。

际语境中实现的“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式语用结构，甚至随着形动结构的定型和成熟，两种语义关系各司其职，选择了更适合自身的句法格式的情况下，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一语用结构¹⁷⁾，但这并不能说明该时期形动结构的语用功能已成熟。

2. 时间顺序与信息排列

《齐民要术》中的形动结构具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各语义关系体现出的时间顺序原则不同，相应地，各自实现的信息排列方式也不同。例如：

33) 精择豆，浸一宿，旦炊之；与炊米同。

34) 细切葱白，下盐豉汁，炒令极熟，下椒姜末¹⁸⁾。

例33)中的“精择豆”是具有“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该结构中起修饰限制作用的形容词“精”在意识层面的形成应早于动作“择”，因为动作是在满足了修饰限制条件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符合旧信息或已知信息在前，新信息或未知信息在后的排列原则。例34)中的“细切葱白”是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该结构中对动作“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形容词“细”是形动结构中的新信息，句法上却位于中心动词“切”之前，这不符合汉语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的信息排列原则¹⁹⁾。

17) 因为在现代汉语，“状语-中心语”型语义结构和“中心语-补语”型语义结构进入实际语境后实现的语用结构分别是“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和“结构重心-表达重心”语用结构，这两种语用结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句法成分和自身的语用功能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古今一致。

18) “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一般用于已然语境，“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一般用于未然语境。但是，“细切葱白，细切葱白，下盐豉汁，炒令极熟，下椒姜末”是介绍一个操作过程，以动作先后为行文线索，如“切-下-炒-下”这一过程，强调动作的连贯性和结果性，不强调动作以何种方式或预期形式实现。理解为“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也可以体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感。如现代汉语中“首先把葱切细，然后下盐和豉汁，炒熟后，马上下辣椒，姜末等”。

可见,形动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动词在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新旧信息排列原则时并不具有绝对性,那么,同一结构内涵着不同语义关系的语法现象导致了这些形动结构在语用平面上所实施的语用功能也是不成熟的。

综上所述,虽然《齐民要术》中出现的形动结构具有比较稳定的句法组合形式,但由于受同时期连谓结构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其在相同的句法平面上实现了不同的语义关系,从而使得其在语用平面上体现出的语用功能也不稳定,所以该时期的形动结构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发展的句法结构。

V. 结论

《齐民要术》中出现了大量由单音节形容词和单音节动词所组成的形动结构,这些结构作为《齐民要术》中的代表性结构之一具有能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

句法上,单音节形容词和单音节动词组成形动结构AV,虽然未出现双音节的A和V,但出现了两个并列的形容词同时进入A位置以及两个并列的动作同时进入V位置的结构,该类结构与基本的AV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AV形动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自由地与数量结构前后搭配,也可以在其后带上新的动词或形容词形容新的融合结构,但该融合结构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本的AV形动结构的内部组合形式,因为任何一个融合结构可以同时分割为一个形动结构和一个连谓结构,而且正是融合结构的可“合”和可“分”现象体现了中古汉语时期形动结构和连谓结构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语义上,《齐民要术》形动结构所体现出的语义关系是不成熟的,因为形动结构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既可以是“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也可以是“补充说明-动作行为”

19) 范晓(1998:12)指出“变化”也是语用平面所要研究的内容,所谓“变化”,是指变一般的句型为特殊的句型,从而实现一定的语用效果,例如“写得真好啊,这篇文章”。但本文所提到的具有“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这类形动结构并不能认为是为了实现特殊的语用功能而采用的“变化”,因为这不属于句型上的改变,而且该时期该结构也不是稳定、成熟的句法结构。

语义关系。“修饰限制-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符合时间顺序原则，最终朝着句法、语义都稳定成熟的“状-中”结构发展。“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语义关系的形动结构不符合汉语时间顺序原则，但随着连谓结构向述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最终实现句法、语义的统一，归入到述补宾结构中。语用上，不管形动结构在句法上体现出的是哪一种语义关系，在实际语境中，形动结构的形容词和动词之间都具有“表达重心-结构重心”型语用结构。但语义关系不同的形动结构在时间顺序和信息排列上的体现也会不同，也正是这些逆向排列方式表明了形动结构语用功能还不稳定。

本文对《齐民要术》形动结构用例的整理和归纳，以及该时期形动结构在句法上、语义上和语用上所体现出的时代性特征，都将作为有关形动结构和连谓结构历史发展关系的后续研究的基础资料继续使用。

<References>

1. Dai Haoyi. "Time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Foreign Linguistics* Vol.1, (1988).
2. Dong Zhiqiao & Wang dong, "Summarized on the Studi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College of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Vol.1, (2002).
3. Fan Xiao. *The Grammatical View of Three Plan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Hu Chirui. "The Early Form of the Resultant Constructions and Its Criteria". *Chinese language* Vol.3, (2005).
5. Liu Jiu. "An Important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 'Qi Min Yao Shu'", *Th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3, (2004).
6. Liang Yinfeng.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Verb*

- Complement Structure*.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2006.
7. Li Xiaoping. “Quantifi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Qi Min Yao Shu”,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6).
 8. Su Ying & Yang Rongxia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Adjective Adjectives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2014).
 9. Su Ying. “The Choice of Adjectives in Adverbial Pos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cient Chinese Research*, (2015).
 10. Shi Yuzhi & Li Ne. *The Course of Chinese Grammar—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y and Syntax*.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1.
 11. Shi Shenghan(Translate). *Qi Min Yao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12. Wang Li. *Chinese History*.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2003.
 13. Wang Weihui. “an Analysis on the Corpus Value of the Qi Min Yao Shu”. *Ancient Chinese Research* Vol.4, (2004).
 14. Xie Weiju. “From Three Planes to See the Feature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hown in Qi Min Yao Shu”. *Chinese speech studies* Vol.72, (2017).
 15. Yu Yeonggi.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Verb Complement Structur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3, 1998.
 16. Yang Bojun & He Leshi.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and its Development*. Language Press, 1992.
 17. Zhao Changcai. *A Diachronic Study on Chinese Complement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0.
 18. Zhu Dexi.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参考文献〉

1.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 《国外语言学》 第1期, 1988.
2. 董志翘·王东,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第2期, 2002.
3. 范晓,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4. 胡敕瑞, 〈动结式的早期形式及其判定标准〉, 《中国语文》 第3期, 2005.
5. 刘洁, 〈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齐民要术》〉,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3期, 2005.
6. 梁银峰,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7. 李小平, 〈《齐民要术》中的量词及其特点〉, 《广西社会科学》, 2006.
8. 苏颖·杨荣祥, 〈上古汉语状位形容词的鉴别〉, 《语言研究》, 2014.
9. 苏颖, 〈上古汉语状语位置对形容词的选择〉, 《古汉语研究》, 2015.
10. 石毓智·李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1. 石声汉译注, 《齐民要术》,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2. 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3. 汪维辉, 〈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 《古汉语研究》 第4期, 2004.
14. 谢卫菊, 〈从三个平面看《齐民要术》连谓结构的特征〉, 《中国言语研究》 第72辑, 2017.
15. 유영기, 〈중국어 ‘동보구조(动补构造)’의 통시적 연구〉, 《언어학》 23 호, 1998.
16. 杨伯峻·何乐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语文出版社, 1992.
17. 赵长才, 《汉语述补结构的历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0.
18.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Abstract>

Qi Min Yao Shu has a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There are a lot of “A-V” structures which are composed of a monosyllable adjective and a monosyllable verb in this book. These structures hav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s one of the typical structure in Qi Min Yao Shu. Syntactically, there are no Two-syllable adjectives or verbs that can enter the AV structure, but two of the coordinate monosyllable adjectives or verbs can enter the AV structure at once, and this kind of structure ha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to the AV structure. But AV structure as a whole can match with the number of structure freely, or add a new adjective or a new verb after it. And this kind of structure will change the internal combination form of the original AV structure fundamentally. Semantically,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AV structure and the Serial Verb Structure shown in Qi Min Yao Shu, we can f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ime Sequence principle, there have two semantic relations - “modifying and restricting - action” and “supplement and explanation - action” between adjective and verb of the AV structure. It shows that the AV structure is still not a mature structure in this period, because a stable structure can express only one meaning. Pragmatically, in the actual context, no matter which semantic relation the AV structure shows, there also is a “expression focus - structural focus” pragmatic structure between the adjective and the verb.

Key Words : 齐民要术(Qi Min Yao Shu), 形动结构(Adverbial-Centred Structure), 连谓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语义(Semantics), 句法(Syntax), 语用(Pragmatics)

